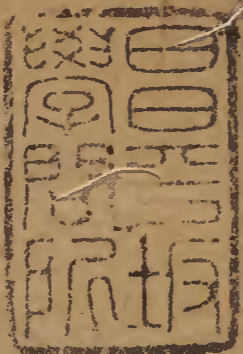


# 史記測議

八十八之九十四



漢書門			
三	一	三	二
二	四	八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一	書	
函	三		
一	二	架	冊
一	四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 25 )		
函號	279	36	



史記卷之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淺草文庫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茅坤曰通  
扁以容形  
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

一至十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城臯滎

陽作置二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

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

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

史記

卷之八十八 蒙恬列傳

茅坤曰秦法以吏為師名臣往往從書獄

書獄與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

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

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

固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

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

正義曰謂靈及

勝等

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

正義曰遼

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

據陽山

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透蛇而北暴

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

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

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

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

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

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

其母被刑繆世世卑賤秦

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

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

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救於事

也

徐廣曰救一作敏

救之

子龍曰秦法至嚴而復其官爵始獨寬於高豈非天乎

茅坤曰讀蒙恬傳首尾詳趙高所以賊殺蒙氏木末此是大史

公極力著  
意處

史記

卷八十八

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乃

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堙山堙谷千八百里。道

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并走琅

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

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

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

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

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

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乎遠曰：更

置二字連下，言更以李斯舍人與軍，奪蒙恬兵也。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

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

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

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

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

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

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

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

史記

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三

董份曰子嬰此諫可謂甚正然倘觸高之忌則不免於虎口死以成討逆之功矣殆哉

史記

卷之八

三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殃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

及寡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

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

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

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

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

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

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

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楊慎曰由此觀之百

史記

卷之八

蒙恬列傳

四

里奚亦不  
終信于秦  
秦真少恩  
哉

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  
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  
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狼籍布於諸國。  
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  
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  
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  
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  
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  
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  
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

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  
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  
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  
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  
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  
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  
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  
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  
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

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眾庶之知，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憊，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

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是

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

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漢書曰：張耳是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宴曰：苦

陘。漢章帝改曰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

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

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

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

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宴曰：監門

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

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

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孚遠曰：餘不

受笞當泄姓名。故曰見小辱。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

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一者即餘耳也。自以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

三求二  
人金有多  
家此後成  
敗之別也

工鑿曰陳  
餘此小辱  
不能忍乃  
于封國大

計能不發  
怒哉卒以  
輕忿身死  
國亡亦性  
定故也張  
耳竟為王  
傳久遠宜  
哉

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  
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  
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  
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  
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  
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  
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子龍曰此策於陳項初起時甚當若於楚漢相持之日則疎矣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  
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  
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  
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  
校尉子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  
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自至諸縣說其豪傑曰  
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

域南有五嶺之戍

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外內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騷動百姓罷敝頭

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供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

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

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

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

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

按師古云張大楚王陳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子陵也

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

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

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

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

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

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

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

徐廣曰傳音裁○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捕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

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

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

董份曰。又不如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為欲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

董份曰。按房君諫王。賀趙即張良說高祖。封齊意。然而有應有。

不應者高祖之度。足以包信。而陳王之智。不足以服兩人故也。

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

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乎遠曰。是時秦方強。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鱗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

養卒謝其舍中曰。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吾為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

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

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

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

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宴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

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

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

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

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

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

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邑。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秦

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

封。張宴曰欲其誦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

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

搜厥養卒欲求歸趙王乃逆推兩人未萌之欲以資其說兩人

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款。徐廣曰。正月也。

張宴曰。趙之苗裔。

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

上離頌曰。以上並募。耳餘二。人之交以。下並指悉。其所為相。殺處木木。

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廩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曰。澤音釋。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

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

全。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

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

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廩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

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

乃使五千人。令張廩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

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

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

之曰。鉅

項羽本紀 曰。三年十月。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

項羽本紀

而此處獨 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

詳餘所以

不肯為前 歛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

救鉅鹿處

以通篇只 陳餘以不肯救趙。子龍曰。張陳之交。雖不終。然其隙

欲慕寫兩

人之交故 下矣。及問張廩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廩陳澤以必

精神獨注

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

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

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重。惜也。乃脫解印

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



唐順之曰  
餘惟攜張  
敖流涕而  
告之耳未  
必不釋也  
快不快勝  
起而推印  
解綬則過  
矣兩人者  
殉頸之交  
卒以相殺  
悲夫

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  
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  
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  
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張耳雅游索隱曰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  
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

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正義曰故

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

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

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乎遠曰陳餘不從入關不

得云功等亦不得怨項王也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

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

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打

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

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

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宴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

疆立我我欲之楚張宴曰羽既疆盛又為所其公曰

文穎曰善說星者其氏也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

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耳走

漢徐廣曰二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

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

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

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

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

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

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

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泜水上索

日蘇林音祇○正義日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

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

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徐廣曰

也得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

維頑曰  
高祖二  
崩後  
作史  
研之

史記

卷八十九

十一

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

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

屏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

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

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

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

乎遠曰張敖知德高祖而不能止貫高之謀蓋亦才弱不自為政所以失國貫高趙午等

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

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

為乎索隱曰汗穢也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

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

著人欲要之置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厠壁中以伺高祖也今按云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

厠○乎遠曰要之置者謂強邀高祖至柏人置頓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

為何曰柏人柏人者柏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

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

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

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

乃轆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請

史記

卷八十九

張陳列傳

十一

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

來。孚遠曰。貫高詔所逮不死。即當來。孟舒等無主名。故自髡鉗為王家奴也。貫高至對獄

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索隱曰。案

劓亦刺也。漢書作刺。燕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

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

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

者。以私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輓。案韋昭曰。與如今輿牀

人輿以行。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唯與語問張

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

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

反。獨吾等為之。其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

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

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

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

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自張王不反也。今王

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其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

曰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航

遂死韋昭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

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於是上賢張王諸客

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

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

高后六年薨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

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曰后女故呂后

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

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

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

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

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厠役莫

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謂然諾

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

誠後相倍之反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

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棄隙未成豐

史記卷之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

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弟也秦滅魏遷咎

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

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

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唐順之曰此文簡正

劉辰翁曰有護千乘却齊趙繼

絕世如周  
市者

史記

卷九十一

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

迎魏咎於陳五反辛遠曰陳王不欲立魏後故使者五反而後遣咎也陳王乃

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

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魏王乃使周市出請

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

楚將田巴齊將也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

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辛遠曰秦法重盟誓不信咎自知不免故為民約降而自

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

圍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

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

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

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

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

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

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耳索隱曰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

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

史記

卷九十一

魏彭越傳

二

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請滎陽以

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道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

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

北三十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

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

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

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

少年疆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

按師古云兩龍謂秦與陳說

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

謝曰臣老諸君疆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

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

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

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

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

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屬子龍曰是時楚已裂地封諸侯

天下畔分矣而不能誅可見楚之疎矣漢元年秋齊王田



茅坤曰漢知羽之欲存梁地而故以分王魏王豹於河西也故東彭越之請乎魏也而升之為魏相國以

茅坤曰彭越與楚兵共相拒於梁而楚亦疲而力分

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

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越大破

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

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

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

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

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

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

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

城正義曰睢陽宋州米城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

城正義曰河南府汜水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

子龍曰觀越之用兵蓋長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

於戰而不長於守者也齊州東阿縣東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陳州太

三十六里是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

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

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

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

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  
 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  
 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  
 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皆以王彭相  
 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  
 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  
 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  
 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  
 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  
 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  
 兵請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  
 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  
 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  
 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  
 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宴曰扈輒勸  
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贊曰請論如法  
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  
 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西蜀贊曰今漢嘉是也



至鄭索隱曰地理志云鄭屬京兆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

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居

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徒

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子龍曰呂氏之屢誅

滅大將者豈預為高帝百歲後自擅地邪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

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

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

潤千里如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索隱曰音喋喋猶踐

也也燕敵踐血而行孝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

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

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

龍變欲存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

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

兵不往蒞醢何傷

人相我爵刑而玉變是形餘廣曰義一作人

史記卷之九十

史記

卷九十一

六

史記卷之九十一

見彭王彭越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

之謂何謂也思不如遂以之妾誰與俱來

其亦由也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

索謂也贊曰踐塔只諫因却而王深對風夢其因

請變者各散會其與以對幽囚而不報云

異姓皆細碎人箇患無良耳暫謂以七之計其案悉

良好既懸同結中林日士且蓋其首出王昔乎也

大緊樂血京禍其也對物遊之意又娘不取而也囚

史記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縣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

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秦時為布衣少

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

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人有聞者

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按師古云論輸

已

史記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

麓山謂有罪論決而輸作于麓也

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

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

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

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

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乃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

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

死，乃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

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

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

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

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

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

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從之。

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皆

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

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

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

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乃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

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

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

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

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

乎遠曰。布尚為項王擊義帝。安能為楚純臣乎。而數讓之。是驅之歸漢也。項王方北憂齊

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

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

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

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

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

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

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三日不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

茅坤曰此而而臣事之三句先擊布之情事下面一破之

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太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事遠曰。義帝九江王所殺。故顯責之以為楚罪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亭障。乘者登也。登塞垣。

六垂拱而覩言不搖動坐現成敗也

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事遠曰。義帝九江王所殺。故顯責之以為楚罪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亭障。乘者登也。登塞垣。

而守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宴曰羽

從齊還當經梁地人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

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

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言

其已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

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

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

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

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

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

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

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

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

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

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

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

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揚山縣

安約言曰  
究何說詞  
與其行事  
是戰國  
刺客風度

史記

卷九十一

四



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開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

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

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

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乃使

人人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

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

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

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

人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日九遠

江在楚後舉九江兵夾擊之所以傾其根本也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

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

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

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

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

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

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

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侯何旁郡警急。張宴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知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日疏。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

按師古云。微驗者。謂不顯言其事。

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

彭越前年殺韓信。張宴曰：往年前年，言此三人者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

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壽筭之計，可問。上乃

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

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

曰：東取吳，正義曰：荆土劉賈都吳蘇州闔廬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

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正義曰：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

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

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

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孤疑，須計數而定。下

者，則守邊隅，趨作，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

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

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

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

守邊隅趨作罪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

田汝成曰  
令尹知布  
之必反者  
謂其有近  
憂薛公料  
布山下計  
者謂其無  
慮

以三軍互  
出卒以有  
功今楚之  
抗布卒以  
三軍致敗  
何也

史記

卷九十一

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

蓋關內侯也○乎遠曰以年表無國邑名故知為關內侯也乃立皇子長為淮南

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

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

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等之子龍曰布以高帝不

自出故攻瑕并羽欲為割據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

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

兵與戰徐僮間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

十里古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

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

子曰卒戀土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

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

遇斬西會甄正義曰斬音機沛郡布兵精甚上乃壁

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

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字遠曰淮南諸將以漢祖不自將也故決反計及漢祖自來則已心

備故陣雖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

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偽與亡徐廣曰表云成

史記

卷九十一

七

王臣吳芮之子也。黜秦晉灼日芮之誘走越。故信而

田汝成曰前書立皇

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郡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

子長為淮南王布未

日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

滅而先立也後書立

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

皇子長為淮南王懋

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敘封功而帶言也自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不嫌於復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板興之暴也。索隱曰項氏之板疾也。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

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

生患竟以滅國。索隱曰論衡云妒夫媚婦則媚是妒之別名一云男妒曰媚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賁

赫見毀卒致無妄

史記卷之九十一

史記卷之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時。

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治生。

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

昌亭長寄食。

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王亭之吏也。

數月。亭長

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張宴曰。未起而牀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

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毋漂擊絮為漂有一毋見信飢飯

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毋曰吾必有以重報毋毋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

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宴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

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

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勝於是信

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

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靡無所知名項

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項遠曰淮陰侯

干項王策今不傳亦史失之也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

得知名為連敖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宴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

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

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

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

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項遠曰項

蓋分曰何信言信而不能用為何信亡何之

王分割天下不平淮陰侯知東方將有變故亡歸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謀也信亡而身退之嬰為奇以從動上耳

凌約言曰鋪敘蕭何奇信追信拜信始末不遺餘力所謂功第一者亦為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宴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

一份高韓

信以一亡

按徒因何

立談不更

召見而即

超拜大將

且殊社益

其用人如

此三代以

後千載帝

王之冠也

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子龍曰。蕭何之知信。高帝之信何。可以為君相矣。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

唐順之曰孔明之初

史記

卷九十三

淮陰侯列傳

七



見昭列論  
三國亦不  
能過子故  
曰淮陰者  
非特將略  
也

楊慎曰匹  
夫之勇易  
見婦人之  
仁難見

史記

卷九十三

三

也。然臣嘗事之。子龍曰楚之敗坐於才臣多歸漢耳大凡有才不能用而使適他國必蓄

怨毒之懷而我國之情無不輸之於請言項王之為

人也。項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暗於鳩反噫

卓嫁反暗噫懷怒氣叱咤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

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索隱曰嘔

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子龍曰此言其

失也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

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

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

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

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

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

驍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

史記

卷九十三 淮陰侯列傳

三

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

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

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

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中出，非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

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

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

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

六月，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鄼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

為左丞相擊魏。平遠曰：三秦已定，河東最近關中，故先擊魏。○于龍曰：河東處漢肘腋之

間，豹之叛漢，猶九江之反楚，其患甚。魏王盛兵蒲坂

塞臨晉。索隱曰：臨晉縣不在河東，信乃益為疑兵。漢書

曰：益張旌旗，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

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而伏兵從夏陽以

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

史記 卷九十三 淮陰侯列傳

按何之 勸帝則 曰還定 三秦而 天下可 圖信之 古帝則 曰舉兵 而東三 秦可傳

人之 不而相 之天 之者此 所以 信而 於



董份曰人皆惜廣武君之奇而成安君不能用以敗今信先使問視則已慮至矣使出茲策則信必知變必不能敗信也但用廣武策則信不能取勝若此

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索隱曰。案謂令

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卽住仍須誠曰趙

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說文云草蔽也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令其裨將傅歿曰。索隱曰。如淳曰。小飯曰。食謂今日

立駐傳食待破趙乃大食也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

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

一名阜將。一名洲星。自并州流入井陘。趙軍望見而

界卽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卽此水也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

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卽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

亦有丁曰  
信所以背  
水陣者雖  
欲陷死地  
以堅士心  
其實料成  
安君守兵  
法而不知  
變也故以  
後水誘之  
使之爭戰  
趨利耳此  
致人之術  
也

史記

卷九十三

七

奔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候戰趙果空壁  
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子龍曰既爭漢鼓旗復逐信耳此時趙兵已亂何能取勝  
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辛遠曰使趙留  
兵守壁則間騎不得入勝敗未可知也○子龍曰信  
所遣二千騎必皆精卒趙雖留兵守壁然出其不意  
亦足奪之不須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  
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  
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  
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  
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  
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  
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  
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  
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  
素拊循士大夫也辛遠曰淮陰為將已久尚未拊循士大夫乎此非誠語蓋有所隱也  
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史記

卷九十三

淮陰侯列傳

七

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

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

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鄒下。李音曰：鄒音臠，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

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

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

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禴衣甘食。索隱曰：禴，

鄒氏音瑜，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正作業而事美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

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

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

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短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逵曰：驛酒也。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符，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字遠曰：漢破楚後始遣將伐燕，是時所爭不在燕也。故廣武君云然。燕已從，使誼言

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字遠曰：張耳向嘗王趙地，即其故國立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

時曰以信之才

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入壁奪印召易諸將而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茅坤曰漢王之間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實身出成軍後兵已承一則欲

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

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手遠曰張耳已王趙淮陰未遂渡河齊已聽酈生而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

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奔高密使

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

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

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

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不如

淡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



余有丁曰  
共法知此  
信此策欺  
龍且之疎  
耳不狀與  
人夾水陣  
水頓涸而  
不知何理

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

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索隱曰：地理志濰水

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

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塞，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

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濰州東南九十一

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

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

勢不定。願為假王，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韓信使者至，發書。張安曰：發信使者所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

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

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

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

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

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張華曰武涉墓

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

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

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

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

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

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

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

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

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宴曰郎中宿衛執

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

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

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

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

按三語  
雖皆相  
折其意  
全在末  
句見今  
日之事  
當決然  
斷之而  
無疑也

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宴曰：背，背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燖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從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

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道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宴曰：折，折也。敗滎陽，傷城臯。張宴曰：於城臯傷胸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

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兵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鱗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

董份曰其  
文略祖蔡  
澤

如蘇曰  
時信心  
動此二  
大史公  
為下文謀  
反張本

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也，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者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晉灼曰：楊雄方言：海

楊維禎曰  
刑徹韓信  
之客也言  
多補下信  
乃說不能  
挽信于走  
狗之烹而  
洋狂為巫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

岱之間名罌為  
儋石斗石也

閩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

事之害也審臺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

蠶之致螫

正義曰  
音適

騏驥之踟躕

徐廣曰踟  
一作躑也

不如駑馬

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

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

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

為巫

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道於細苛  
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

說不聽因  
去佯狂也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

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

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

千金

張華曰漂母家  
在泗口南岸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

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

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

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

家在伊廬

徐廣曰東海劇縣有伊廬  
鄉翊案韋昭曰今中廬縣

素與信善項王

史記

卷之二十一

淮陰侯列傳

七

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

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遂海內狡

免也。高身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

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平遠曰：漢爵止二等，故淮陰罷王為侯，即與諸將齊列。若大開五等，以次受封，則尊卑有序矣。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

日多  
晉程  
孫數  
分象

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  
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  
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  
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  
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  
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八言公之畔陛  
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  
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

昌所言  
倉卒激之  
安得與淮  
陰有夙謀  
此皆忌口  
慎陽侯輩  
讒之不然  
漢廷謀臣  
詐以此論  
殺之耳

奉敎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  
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  
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  
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按晉灼曰楚漢春  
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  
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  
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  
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使武士縛信斬之  
吕后長樂鐘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鐘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



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  
 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  
 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  
 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  
 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  
 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  
 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身集秦失  
 其鹿天下共逐之

張宴曰以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

得焉跡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  
 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  
 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  
 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  
 時其志與眾異其毋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毋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洗沙泱水拔幟傳殄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識偽遊可難

史記卷之九十二

史記卷之九十三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

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

索隱曰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

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

韓王

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撫

史記

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

三

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

城。正義曰。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徐廣曰。他本多

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

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

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

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東向。可以爭天

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

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

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為穰

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乃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

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漢二年。韓信

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

昌降。漢王乃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

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

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

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

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駟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

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詔

步坤曰以韓王信王太原備胡可也治馬邑是奔之干胡也呂祖謙曰信雖失職守邊然舍晉陽而請治為邑亦非偷惰者也高祖猜疑責讓使其以國外叛為虜向導遂有平城之圍自

徙韓王信王大原以并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正義曰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

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

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

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

等張宴曰白土縣名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孚遠曰信雖王趙後以擊之後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

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

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雁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

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

北正義曰雁門郡樓煩縣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

乘勝追北孚遠曰匈奴數敗所以聞冒頓居代上谷

正義曰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

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

日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

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

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

韓王信虛縮列傳

三

是匈奴輕漢為世大慮閱百年而未息

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

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引矛。無雜杖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索隱

日傳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

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

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

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

擊之。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遺信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

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

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

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

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

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

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

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曰。償。償什也。正義曰。信知歸漢必

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

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不能行。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

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顏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章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顏

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顏當及嬰

率其眾降漢漢封顏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

襄城侯索隱曰功臣表屬魏都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

日諡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日表

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顏當孽孫韓媽漢書音義曰音鄆陵之鄆貴幸

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

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留拜為龍頤

侯續說後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

字季君也額五格反作雜音洛龍頤縣名

○子龍曰韓王信身為叛逆而有後天道不可解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

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

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

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

祖為布衣時有吏事碎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

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

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

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

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

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

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缺望。索隱曰。缺望猶

怨望也。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

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

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

八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

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

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

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

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

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

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

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

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

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

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  
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

陳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

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

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

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

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

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

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遠

曰：迎燕王者，辟陽侯也。故愈疑呂后之謀。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

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

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

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

居長城下，侯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縮

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縮為蠻夷

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縮妻子

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斐邸為欲置酒，見之高

后竟崩，不得見。盧縮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縮孫



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封為亞谷

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

陳豨者。宛胸人也。正義曰。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按宛胸。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

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

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被滅。茶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

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

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宦舍皆滿。豨所以待賓

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

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

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

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

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

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子龍曰。本代王。訛為

大者。北音相誤也。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

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

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

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

董份曰。淮陰傳中。漢

略大度。子是可見其棄矣。

弟高皇經。安諸郡邑之心。封四人以慰子

董份曰。當豨反時。郡邑不知者。皆有危志。而豪傑子弟尚持勝。負而坐觀。之未見有嚮應者。故赦守尉。以

王十一年  
豨反此云  
七年不知  
何也

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令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揮羽，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嗾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

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

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

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

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

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

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子龍曰：趙代在戰國

時固二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

國也。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

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

軍卒追斬豨於霧丘

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繁積德累善之世傲一時權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志困

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

符南面徙邑其通顏當歸國龍頰有功盧縮親凌羣臣莫同舊孽是王東胡計窮

卷終

史記卷之九十四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田儼者狄人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

故齊王田氏族

也儼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陳涉之

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儼

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儼

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

茅坤曰田氏兄弟相賊殺頭緒如絲而太史公詳次如指畫子嘗愛昌黎畫記人馬什器多而文不亂此傳畧相似

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

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

儋因率兵東畧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

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

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

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

建之弟田假為齊王乎遠曰假為王建弟於次應立故齊人因儋敗而王之田

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

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

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

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

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

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

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

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乎遠曰齊方初

立恐田假尚存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螿

手則斬手螿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螿一名危螿

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千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

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齟齬非但螻蟻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

王維楨曰次諸田之所以王與田榮之所以獨不得汪而以反

是滅諸田  
幸亡之故  
知指諸掌

人手足則割去其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墳日於楚趙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

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索隱曰齟音蟻齟音紇齟側齒齧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

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

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

鹿項羽往救趙繇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

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

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

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

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

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

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

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

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子龍曰遠畏項羽近田

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

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

田安王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

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

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乎遠曰田假復立史失載之疑項

王立之以繫齊人心也故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

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

城陽濮州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

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

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

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子龍曰齊雖立王而事專於相

所以懲田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

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

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

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

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

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

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

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

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

史記 卷九十四 田儂列傳

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  
 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秦贏縣也田橫  
 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  
 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  
 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  
五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漢因而立  
 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  
 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

王整日二  
 人者義士  
 也惜不傳  
 名

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  
 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  
 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  
 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  
 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  
 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  
 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日廐置置馬以傳驛也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

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止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

古今註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

子龍曰。田叔從張王不死。名聞天下。二客又賢於田叔也。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日短長書是也。

亦有丁曰。其不為通。立傳乃論。著于此。

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日短長書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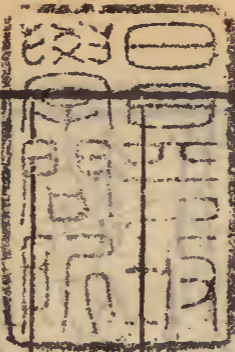


永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于項羽項羽不能用  
 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  
 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

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董份曰無不善畫者  
 何即南黎  
 所謂以五  
 百人不足  
 也

素隱迹替日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  
 豪英田儋頑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鄒生兄  
 島傳聲



*[Faint vertical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likely bleed-through or commentary.]*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